

## 從地域觀念看「台灣意識」

陳沛郎\*

### 摘 要

長久以來台灣一直存在的幾個同質性問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為何？「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台灣民族與台灣意識存不存在？地域觀念對台灣島上的人民有何影響？這些都是很難加以釐清卻又不得不加以辨證的議題。

「台灣意識」究竟是一種民族意識，或只是一種由地域觀念擴大而延伸出的理念意識，值得我們加以探討，於是對於一般人經常提及之「台灣人」、「台灣民族」甚至「台灣民族主義」等概念，本文更希望能夠加以釐清。

關鍵詞：民族、地域觀念、台灣意識、中國意識、台灣民族主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國立台中文華高中專任教師。

## From Parochialism to Taiwan's Consciousness

Pei-lang Chen

### Abstract

Several consubstantiating issues have existed long time ago in Taiwan.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Does "Taiwanese" equal to "Chinese"? Do Taiwan's nationality and consensus exist or not? What's the effect of parochialism to the people on the island? These are issues which are hard to be clarified and we can't avoid distinguishing it.

It's worth of researching that if "Taiwan's consciousness" belongs to nationalism or belongs to an ideal consciousness which is expanded from parochialism? As to the "Taiwanese" "Taiwan nation" or even "Taiwan Nationalism" that people often talk about. I hope these concepts can be clarified from this article.

Key words: Nation 、 Parochialism 、 Taiwan's consciousness 、  
China's Consciousness 、 Taiwan Nationalism

## 壹、前言

西元二〇〇〇年十月十六日，德國「明鏡」周刊以德文刊載陳水扁總統的專訪，「明鏡」記者周勁恆和羅倫茲在訪問一開始便問陳總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陳總統的答覆是：「我生為台灣人，也是中華民國國民。同時，我對自己作為華人的身分感到驕傲。台灣海峽兩岸的人民與他人不同之處在於具有共同的文化，他們說共通的語言，有共同的歷史。我們是華人社會重要的一部份。」<sup>1</sup> 這樣的回答，雖然不是十分明確（走中間路線），但總是一個沒有明顯錯誤的答案。誰知隔日總統府官員卻連忙澄清表示，陳總統指的是他以做華人（ethnic Chinese）為榮為傲，不是以做中國人（Chinese）為榮為傲，媒體報導與實際說法有出入。<sup>2</sup> 總統府這「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澄清，雖然令人感到啼笑皆非，但卻也凸顯了長久以來台灣一直存在的幾個同質性問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為何？「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台灣民族與台灣意識存不存在？地域觀念對台灣島上的人民有何影響？這些都是很難加以釐清卻又不得不加以辨證的議題。

## 貳、「台灣人」與「台灣民族」

「台灣意識」究竟是一種民族意識，或只是一種由地域觀念擴大而伸出的理念意識，值得我們加以探討，於是對於一般人經常提及之「台灣人」、「台灣民族」甚至「台灣民族主義」等概念，更需加以釐清。

### 一、「台灣人」的定義

台灣本身由於地理因素（海島地形）以及政治歷史因素（省的地位），使得住在台灣島上的居民，很自然的成為「台灣人」的一分子，這原本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如同我們稱呼別人或自己為「湖南人」、「四川人」、「台北人」、「彰化人」或「鹿港人」一樣的自然，不用別人規範，也不用別人教導我們，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塊土地，除非有人「刻意」問起，否則我們多半不會質疑我們是個「台灣人」。尤其當你在國外時別人問你是否為日本人時，有人會說：「不，我是台灣人。」這時不回答我是「中國人」並不是因為回答者有台獨思想，而只

<sup>1</sup> 中央通訊社，【線上查詢】<http://WWW.sino21.com>。

<sup>2</sup> 同註1。

是不希望外國人誤會我們是來自大陸而已，不過也有外國人不知道台灣，這時回答的方式就比較多了，有人可能會回答：「我是中國人，我來自台灣。」然後再概略的介紹台灣的地理位置及情況，這樣的回答方式，應該是清楚的，但是回答一開始的「我是中國人」有許多人無法認同，因為他們認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不能混為一談。因此，當政治概念因素介入時，這個問題的本質便產生了變化，尤其是在「台灣人」及「中國人」必須擇一之時，這個問題就變得很「政治」。在一九九四年所做的一次族群認同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約佔總調查人數的 28.69%，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佔 35.53%，而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佔 35.77%<sup>3</sup>，可見在當時不排斥自己為中國人的有 71.3% 之多。而在二〇〇〇年十月陳水扁總統接受國外媒體訪問後，有線電視台 TVBS 民調中心做了一個以「我們是誰？」為題的電話投票民調，認為我們是「台灣人」的佔 8%，認為我們是「台灣華人」的佔 1%，而認為我們是「台灣中國人」的佔 91%<sup>4</sup>，雖然電話投票民調的準確性及公信力有待商榷，但是他不失為當時民意反映的一個參考。由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民眾並不反對自己為「台灣人」，但是要他否認自己為「中國人」，似乎很難做到。

「台灣人」這個名詞代表許多意涵，它有時被當成「本省人」或「閩南人」的代名詞（與所謂的「外省人」、「客家人」及「原住民」做區隔），有時是如前面所提，代表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與中國大陸關係不大且非「中國人」的「台灣人」，而最簡單又最能為大眾所接受的定義應該是：凡是居住在台灣並且認同、關心台灣這塊土地的所有居民，都是「台灣人」。一個居住在台灣幾十年的外國神父，他為台灣服務、貢獻了一生，難道他不是「台灣人」？相對的，一個具有我國國籍卻長期待在國外並對台灣毫不關心的人，就不配成為「台灣人」。

綜上所述，「台灣人」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由地緣關係所產生出的一種自然概念，從調查得之，大多數人皆能接受；但是從調查中也可看出，若是硬要將「台灣人」與「中國人」二者分割、對立或疏離，甚至二擇一，則有許多人民將無法認同。

至於為何「台灣人」無法與「中國人」劃清界線，無法完全拋棄「中國人」這個「民族」身分，這可能與作者後面所要提及的「中國意識」有關。

<sup>3</sup> 游盈隆，〈台灣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台大政治系「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研討會論文，台北：台大政治系「選舉行為研究計劃小組」，1994，7。

<sup>4</sup> 李濤（主持人）（2000，10，26），2100 全民開講，台北：TVBS 電視台。

## 二、想像的「台灣民族」

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一書中所說：「依循人類學的精神，我主張對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sup>5</sup>」依照上述的說法，民族應該是一種抽象的政治性概念，它建立在「共同體」裏每一個分子的心中。

根據上述的說法，那麼「台灣民族」這個「共同體」是否存在於每一個「台灣人」的想像中？這個問題是很難加以量化而得到答案的。

而且若如 Hobsbawm 所言，民族不是一種原初的現象，而是與當代有關的產物，真正的民族又只能從事後（a posteriori）來加以追認，特別是在國家的建立之後<sup>6</sup>。依照這樣的說法，台灣在未「完全」獨立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之前（例如台灣民主國等），期待能有一個清楚的「台灣民族」的存在，可能也有相當的困難。

依照社會學者 F. Oppenheimer 的主張，不是有了民族的存在才有民族，而是在民族意識中才有民族。可見民族並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主觀的、心理的、精神的存在<sup>7</sup>。照此說法，台灣意識是否為民族意識都有待商榷，那台灣民族的存在更是令人懷疑。W. Mitscherlich 也主張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近代民族<sup>8</sup>。這與前者相同，台灣是否有民族主義存在，比台灣意識的爭議更大，按此說法，更是難以證明台灣民族之存在。

依照上列幾位西方學者之說法，「民族」是一種主觀的、抽象的、心理的概念，它應產生於國家的型成及該群體形成了共同的意識型態之後。在如此的條件下，台灣的「國家」、「意識」及「民族主義」等概念皆模糊不清的情況之下，要證明「台灣民族」這個共同體的存在，實際上是有其先天上的困難。

筆者絕對不反對台灣有形成「台灣民族」的可能性，尤其是處在台灣島這樣的地理環境之下；但是在目前族群衝突仍舊頻仍及激烈的台灣，要侈言「台灣

<sup>5</sup>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文化，1999，10。

<sup>6</sup> 轉引自鄧建邦，《歷史、身分建構與台灣民族主義—以宜蘭縣與高雄縣鄉土歷史教材為主的分析》，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27。

<sup>7</sup> 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361。

<sup>8</sup> 同註 7。

民族」的存在，著實難以令人信服。

### 參、台灣的「中國意識」

倡導「台灣意識」者認為，台灣長期處在「中國意識」這個官方意識型態之下，大部分的人民都具備了「中國意識」，尤其是三十幾歲以下的年輕人，受到國民黨長期的「大中國教育」的「荼毒」，幾乎都沒有「台灣意識」，使得「台灣意識」的推展倍極艱辛；而主張「中國意識」者則駁斥這種說法，認為「中國意識」乃是由於兩岸人民共同的血緣及文化自然產生，而非刻意加以營造而成。如此兩造對立且截然不同的說法，也引發了七〇年代「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論戰，這次論戰，不只是口語言詞之辯，更是政治思想之爭。

因此研究「台灣意識」，很難不提及「中國意識」。對台灣人的「中國意識」有了概括的了解之後，再進一步地研究，於「中國意識」之下，台灣人如何形成它的「台灣意識」。

#### 一、「中國意識」之分析

何謂台灣人的「中國意識」？簡單地說，就是認同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歷史、血統、文化及政治上都有不可分割的淵源及關係的一種觀念。筆者如此的定義，目的是要避免落入一種「台灣意識=台灣獨立」，「中國意識=兩岸統一」的一種二分法思緒，因為具有「中國意識」並不一定就支持兩岸統一，或是認定台灣將來一定要成為中國之一部份，其實兩者並無邏輯上之必然關係，「中國意識」只是一種無法說服自己不是中國人的概念或情感而已。這樣的情感一定是中國國民黨教育的成果？一定是對台灣的歷史認識不清？是「漢族沙文主義」？是一個理想或僅是一個夢<sup>9</sup>？其實並不盡然。

<sup>9</sup> 施敏輝先生在其所編之《台灣意識論戰選集》一書之序中提到：「一個在台灣主張中國意識的知識份子，嚴格說起來，其實是既不了解台灣，也不了解中國。他也許還未覺悟到，他所鼓吹的中國意識，實際上只是一種平面的文字，一種空洞的語言罷了。原因無他，他所信奉的中國意識，原來也只是來自文字的記載與政治的宣傳。倘若一個依賴台灣土地而生存的知識份子，堅持台灣的命運完全繫於中國，深信台灣的前途必須在中國尋找答案，他的這種主張並不能叫做中國意識，而只能是一個理想，或僅是一個夢。這樣的夢，曾經出現在日據時期一些台灣知識份子的身上，也顯現於戰後一些台灣青年的身上。然而這樣的夢並從未實現過；相反地，他已證明是幻滅的。」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5。

台灣的「中國意識」是如何形成的？大致上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 各個族群，幾乎都與大陸同文同種，具有共同的文化及血緣關係。

(二) 台灣雖然在歷史上，正式接受中國政治管轄統治的時間很短，但是在近代史上，自從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政府在台灣設立一府三縣以來，除了期間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之外，都是屬於中國正式的領土（包括國民政府）。

(三)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共產黨政府無力阻止國民政府於台灣行使其統治權，故就現實來說，台灣依舊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而礙於國際情勢，雖然承認中華民國政權的國家不多，但是卻無法否認其於台灣繼續存在之事實。

(四) 不可諱言，國民黨政府於台灣實施之「大中華教育」的確有助於「中國意識」的成長，但是此乃政治上之必然，因為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初深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叛亂團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偽政權，政府一定能夠儘快地光復國土，繼續統治中國大陸。無料事與願違，數十年後，「中國意識」的合理性受到質疑，更產生了「台灣結」與「中國結」之爭論。

(五) 數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斷地利用「民族主義」，號召國人回歸「祖國」懷抱，另一方面又以武力恫嚇，不斷地提醒國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共如此的做法，雖然有助於「提醒」台灣人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但也助長了「台灣意識」的發展，使其更迫切地欲與中國大陸劃清關係。

## 二、「中國意識」遭受的批判

雖然就前所述，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排斥自己為「中國人」，但是「中國意識」仍舊受到許多主張「台灣意識」者的批判，其質疑如下：

(一) 中國的歷史對台灣而言，只是一些名詞及文字敘述罷了，甚至是並不存在的<sup>10</sup>。

(二) 意識的孕育，決定於一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只不過是傳統帝王史觀的一種變調而已，並沒有實際的社會經濟的內容<sup>11</sup>。

(三) 「中國意識」是一種官方的意識型態，它是虛無的，被創造出來的，被

<sup>10</sup> 同註 9，4。

<sup>11</sup> 同註 10。

國民黨利用來對人民「洗腦」的「工具」。

(四)「中國意識」被形容為「漢族沙文主義」、「愛國沙文主義」及「中國民族主義」<sup>12</sup>。

(五)日據時期及海峽兩岸分治合起來已有一百年，許多人從未去過大陸，為何會有「中國意識」？為何不多關心自己實際生長的這塊土地——台灣。

#### 肆、「中國意識」下的「台灣意識」

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台灣意識」產生之初，更多地表現為一種鄉土意識。由於地理的因素，居住台灣的人民，無論是先到或是晚到，無論是高山族還是平埔族，無論是福佬人、客家人還是外省人，由於長期生活在同一塊土地，隨著經濟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產生了熱愛台灣、認同台灣，這種與台灣休戚與共的思想感情，實屬人之常情。此時的「台灣意識」是單純的，並未呈現十分複雜的內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生態的演變，特別是政治人物及學者對這一概念的各色各樣的解讀，時至今日，「台灣意識」似乎已成爲一種思想體系，其內容相當複雜，讓人感到含混不清，其政治背景也越來越複雜<sup>13</sup>。由於「台灣意識」有如此複雜的形成背景，於是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便可以發現不同種類的「台灣意識」。

##### 一、「台灣意識」的形成

「台灣意識」(Taiwanese consciousness)簡單地說，就是「感覺到自己是台灣人的意識」，也就是「台灣認同」或是「台灣人認同」。「台灣意識」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種多面向集體認同，因此會作多層次的呈現；其界定的因素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不同而有所更換，其構成的要素之間不一定會相互調和的。由於我們在定點看到的認同是局部的、割裂的，因此不同的人對他當然有片段的、選擇性的，甚至迥異的詮釋：譬如有人視之爲族群意識；也有人矮化爲地方意識、鄉土認同，因此從屬於中國意識；而許多人更尊崇爲民族意識，與中國意識相互排斥<sup>14</sup>。

由於「台灣意識」本身即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於是對於「台灣意識」較明

<sup>12</sup> 陳映真，〈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收錄於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63。

<sup>13</sup> 趙玉福，〈台灣意識的複雜性及與中國意識之關係〉，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619。

<sup>14</sup> 施正鋒，〈台灣意識的探索〉，同註13，58~59。

確的形成時間，便有數種不同的說法。一般而言，日據時代或二二八事件之後是大家較一致的說法，但日據時代也產生了強烈的「中國意識」，故許多學者（尤其是大陸學者）皆認為日據時代是「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並存的時代，而「中國意識」是範圍較大，渴望回歸祖國的「民族意識」，而當時的「台灣意識」只是台灣人激起的「地方意識」，因為對於台灣人民來說，愛國與愛鄉是緊密聯繫在一起，不可分開的<sup>15</sup>。

台灣光復之後，大陸官員的腐敗及對台灣人民的不公，造成人民對中國政府由原先的期望轉變成失望，最後終於引發了衝突，造成了二二八事件產生，這時許多人民的「中國意識」開始破滅，「台灣意識」在這時候於是抬頭。

而「台灣意識」形成至今，我們大致上可將其劃分為三個時期：

（一）日據時期：此時期屬於萌芽期，是十分有特色的一個時期。台灣人民一方面在日本人高壓的統治壓迫下，產生了一種急欲回歸祖國的「中國意識」；另一方面，由於被割讓的地緣關係，又產生了一種以地方為中心的「台灣意識」，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與日本殖民主義抗衡，而產生了許多自救的抗爭行動。

（二）兩蔣時期：此時期屬於發展期。台灣光復後，「中國意識」原本達到最高點，但是來台的國民政府官員很快地就把這股激情澆熄了。而二二八事件更是給了「中國意識」當頭棒喝，「台灣意識」因而抬頭。於是政府播遷來台後，一直到蔣經國主政期間，國民黨政府大力推展「中國意識」，而「台灣意識」便或明或暗地在與「中國意識」的抗爭中逐步發展。

（三）李登輝時期：此時期屬於成熟期。蔣經國晚期之後，言論自由開放，「台灣意識」之各種言論成百家爭鳴之勢，而「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更如火如荼的展開；解嚴之後「台灣意識」更是達到高峰期，「台獨意識」更被大力提倡。而在一九九八年底台北市長選舉，李登輝為馬英九助選站台時提出了「新台灣人」意識，更為「台灣意識」開展出一條更明確而嶄新的大道。

## 二、「台灣意識」的種類

如前所述，由於言論開放，百家爭鳴，又由於各家立足點及思考之角度不同，於是產生了各式各樣之「台灣意識」，茲分析如下：

（一）台灣省籍意識：台灣人民大致上可分為四大族群，就是福佬族群、外省族群、客家族群及原住民族群。其中以福佬族群及外省族群人數最多，故被

<sup>15</sup> 許多大陸學者在論文中皆提出這樣的看法。見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統稱為「本省人」（或「台灣人」）及「外省人」兩大族群。如此對立的二分法，乃是由於台灣光復後兩大族群之衝突延續而來。這種台灣省籍意識，容易造成族群對立，每當選舉時常常被政客所利用，作為爭取選票的工具。但隨著時代及社會的變遷，年青的新生代省籍情結較為薄弱，而族群衝突也漸漸為人民所唾棄，故近年來，這種落伍偏頗且不健康之「台灣意識」已逐漸在消失當中。

（二）台灣地方意識：台灣由於地緣關係，再加上長久以來外來政權的壓迫，使得台灣的地方意識，比其他地區來的特殊。而台灣這種獨特的地方意識，也發展在其強烈的鄉土意識上。黃國昌認為，台灣人民在台灣生活，把生活事業都放在這塊土地上，對之沒有感情是不可能的。台灣鄉土意識之形成，始於移民者及其後代一方面於台灣生根；另一方面又與大陸漸行漸遠，而將生活重心全放在台灣有關<sup>16</sup>。之後台灣人民歷經日據時代及二二八事件，更將台灣地方意識帶入高潮。而七〇年代崛起，八〇年代中期激化的鄉土文學運動，更是台灣鄉土意識之代表。由於地緣關係，台灣人民共同生活在這塊小島上度過風風雨雨，再加上對岸中共不斷以武力和言語恫嚇，使得台灣人民更團結在一起，形成一生命共同體，雖然因此強化了台灣地方意識，但也增長了台灣獨立之意識。

（三）台灣獨立意識：許多學者將台灣獨立意識視為「分離主義」，其出發點是來自於反國民黨一黨獨大之政權，並由於反共及恐共而堅定其立場。其立論之根據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民族是獨立的民族，不屬於中華民族」或「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等等，是屬於一種積極偏激的「台灣意識」。但由於台灣獨立意識為中共當局所不能容，而且台灣民眾心中多半仍存留「中國意識」，民意並無大力支持；並且在民進黨執政後，建國黨便宣告解散，民進黨中央更一度有意廢除台獨黨綱；再加上南北韓關係突然大幅改善，且兩岸實施小三通，民眾渴望兩岸關係和諧發展，故台灣獨立意識除了少數許多基本教義派死抱不放之外，其將與民意逐漸背離。

## 伍、結語

經由上述對「台灣意識」的分析，筆者將在以下提出個人幾點淺見：

一、從地緣觀念的角度來看，台灣絕對是有「台灣意識」的，而且由於歷史上的被統治因素，使得台灣這種地方意識表現的十分強烈及特殊，因而延伸出許多

<sup>16</sup> 黃國昌，《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

刻意營造的人為「台灣意識」。至於「台灣民族」，我們不排除它將來有可能形成，但是太過於強調「台灣民族」的形塑，似乎有違尊重族群發展之潮流。

二、除了台灣地方意識這種自然的「台灣意識」之外，其他幾乎皆為政治的「台灣意識」，其目的不外有二，一為反國民黨，二為台灣獨立。但如今國民黨已淪為在野黨，台灣獨立也不得人心，故政治的「台灣意識」似乎已無倡導之需要。

三、無論是「台灣意識」或是「中國意識」，在這個民主多元的社會，相信它們應該是可以並存的。但是誰能促進台灣人民或族群的和平、團結與進步，它就值得保留；反之，則應予以剔除或修正。

四、「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已幾近演變為意識型態之爭，各自都似乎存有政治立場及私人情感好惡在內，這樣的論戰對台灣人民有多少助益，令人懷疑。其實在「全球化」及「本土化」的潮流下，兩者理應可以各盡其能，各司其職，互不排擠的。

五、只要是生長在台灣，熱愛這塊土地的人，它便是「台灣人」；而心裡面認同台灣、關心台灣，有休戚與共的感覺，它便是「台灣意識」。至於「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台灣人民能否有「中國意識」，在政治環境許可之下，就由其個人自行決定吧！

#### 參考文獻

中央通訊社（民 90）。【線上查詢】<http://www.sino21.com>。

台大政治系（民 83）。「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研討會論文。台北：台大政治系「選舉行為研究計劃小組」。

李濤（主持人）（民 89，10，26），2100 全民開講，台北：TVBS 電視台。

施正鋒編（民 83）。《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

施敏輝編（民 78）。《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夏潮基金會編（民 88）。《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黃國昌（民 81）。《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鄧建邦（民 84）。《歷史、身分建構與台灣民族主義—以宜蘭縣與高雄縣鄉土歷史教材為主的分析》。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民 88）。《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文化。